

长篇校园纪实

THE SON OF THE OLD GOLF

男生女生

翁燕然

出版社

被透支的情感

学生自己写自己，情感与行为
的坦荡再现，不掩不饰。让家长看
看，老师读读。学生们在代沟的那
边，成人们在代沟的这边……

被透支的情感

翁燕然著

BEI TOU ZI DE QING GAN

男生女生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长篇校园纪实·被透支的情感

作 者:翁燕然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陈硕工作室
技术设计:陈说

出版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610012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陈硕工作室
印 刷: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年9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90千
印 数:1—1000册
书 号:ISBN7-220-04583-2/I·681
定 价:1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概说

面对校园里的早恋现象，国内领先推出学生自己写自己的长篇情爱纪实！学生读自己，老师读学生，家长读子女。

当今中国，国门大开，流行潮起落无章。而国人情感之门，却比从前关合了许多。这是当今中国出版界推出的第一套长篇校园情爱纪实大系。学生自己写自己，情感与行为的坦荡再现和心理解析不掩不饰，阐明了她们对爱的理解、对性的认识。让家长看看、老师读读。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们面对本能的情、早熟的爱、神圣的性，校园里，男生女生之间没有了传统意义的界线，那么，学生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学生在代沟的那边，成人在代沟的这边。此书将成为特殊媒体，成为代沟相隔的使者，成为当今学生们向家长向老师诉说的通道，成为社会了解学生们心理、行为的窗口……

此书，将大量进入学校与家庭。学生阅读自己，教师阅读学生，家长阅读孩子。

内容简介

欲望共存在人与动物之间，而人的欲望是最可怕的，因为它被心所统领。因此有关人的故事很多，也很长。本书的故事开始时冯一和柳知诗就将舞台的大幕拉上。作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另一位主人公顾小庄把故事的整个排练过程拿出来供大家欣赏。

大学校园内，一群年轻人似冯一、柳知诗一样，或平平淡淡，或轰轰烈烈地活着，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上演青春短剧。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是谁在影响这群人，是谁在关注这群人，他们的剧有了开端是否就会有结尾……。这些是类似“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的追问。书中的顾小庄是一位生活在边缘状态的文人，是冯一、柳知诗们的长辈，有关于他的经历是时代之间存在微妙联系的明证。

没人知道时间的起点，也没人知道时间的终点，对于时间，故事的叙述者总是主观的，其情感表达也处于一种透支状态，尽管人们相信拥有的一切是最真实的。

序

现在江湖道义没了，在爱情的园地里，规则也已经失去。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人却想为你讲述一个从未被污染过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恋爱的人怎么把它讲得可信呢？因为他从未挥霍过自己的纯真。

人们习惯了梦想，爱情作为心理成熟门槛处的第一梦想在人的心中蕴藏已久。而今，一个人要帮你打开一扇门，为你打开屋子里所有的灯，将一个光明的世界展现在你的眼前。这里犹如四十大盗的宝库，等待着“芝麻开门”的口令。如宝藏对阿里巴巴来说一样，曾有的梦想于你也是一种真实。

关于爱的故事，已有若干种讲法，简单的风花雪月、无力的儿女情长已深入人心，众多的人们似乎习惯了将自己的心智降低，习惯了矫揉造作的模仿。而一位稍有道义的过来人都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它是情的相悦，爱的肉欲；相悦而相近，相近而相融。从未恋爱的人不愿意与流行一派为伍，他想做新的盟主在生与死、灵与肉、轻与重的背景上，抹上爱与恨的浓重色调。

有人说，爱情是一只完整的苹果，被上帝用创造之手残酷地分成两半。于是人们便开始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寻找一种永恒的希望，爱情因此而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当人们寻找到自己的所要时，便会在刹那之间触及永恒，随后为之付出所有。事实上，如果爱真的是两半苹果，无论情如何努力，都不会恢复其最初的模样。人们因此开始构筑爱情故事，以期对美丽期待的尝试；人们因此在注定的必然面前故作不知，用偶然维护着心灵深处的净土。也许，爱情就像那挂在

毛驴嘴边的胡萝卜，做了诱惑的骗子，人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它。

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人一本正经地讲述爱情故事时，他相信有的树不开花也能结果，而对树来说，果实是它生命活力的最佳证明。树用果实回答了生命的期望。讲故事的人用生活来描绘生命对永恒的期待时，他所使用的是被透支的情感。这时，他相信爱情存在，却不知道它存在于何时，是过去，还是现在？

因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翁燕然

一九九九年一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欲开的花	(1)
第二章 人脸与树皮.....	(42)
第三章 青 鸟	(116)
第四章 母 亲	(176)
第五章 逝去的人	(221)



第一章 欲开的花



那艳丽的红唇
如桃花般盛开
拥有它便拥有永恒

离 去

人总是能从现在时中找见自己过去的影子。

一九九七的夏天，南方C城火车站，冯一挥手向最后一位同学道别，将与这座城市告别的任务留给了自己，此刻他得到的是远去列车留下的“喀嚓、喀嚓”的撞击声。

“喀嚓、喀嚓”的声音在冯一的耳边越响越大，恍若命运交响曲中那震撼人心的音乐重音。

冯一记起四年前，自己就是被这声音带到这座城市的，现在这些跳动的音符又伴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们奔向四面八方。冯一发觉自己有些激动，心跳速度在加快，并发出“咚咚、咚咚”的音响，其节奏与“喀嚓、喀嚓”的金属之音竟完全一致。而这种经验，四年前他也曾有过，不同的是，当时的他是初到这个城市。

四年前，冯一的脚落在C城火车站站台上时，一种苍凉的感觉莫名其妙地涌上心头。当时，“喀嚓、喀嚓”的声音已暂时

被透支的情感

休止，可冯一的第六感觉告诉自己，当它再次新鲜地跳动时，不仅能打动他的心弦，而且预示着他将离开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而言，他终究只是一个过客，他将匆匆离去，同其他的过客一样，不留下一丝痕迹。双脚上还沾满着黄土的冯一对自己的这个奇怪想法有些不自信，自己冲自己摇了摇头，心里暗骂：“真是见不得大世面，太土气了。”

在随后的四年中，每次放假，冯一都坚持回家，每次都在“喀嚓、喀嚓”之音的陪伴下走进那段由学校到家的路。但每次都显得有些失望，他的第六感觉失灵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并准备判决自己莫名其妙的罪名成立。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最后的一刹那，在透过八十个人之后，那冥然之间的感觉在他身上出现了，惊喜之外，期望之心被满足，使他为自己找到了凭感觉和情绪判定生活的信心。他告诫自己道：无论任何时候，由直觉做出的决定，一定不要改变。如此一想，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女人，真不知何时养成的习惯，凭直觉去生活。

站台上的人渐少，冯一跟着人流向站台出口走去，将到出口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倒转方向，沿着站台向铁路延伸的方向走去。脚在枕木上跳动，冯一找到了一种奇特的舞蹈中的感觉，车站工作人员以为这个小伙子是自家人，没有去干涉他，只是吼了声：“兄弟，小心些。”

就这样，冯一从一根枕木跳上另一根枕木，像个顽皮的孩子，不知过了多久，暮色渐渐围拢上来，路基上的警示灯，用红色的灯光提醒着人们，用蓝黝黝的灯光批准通行，而那蓝色中似乎包含着一些神秘，一些恐怖，比那惨烈的红色更让人害怕，一种恐惧涌上冯一的心头，莫非“喀嚓，喀嚓”的音符只有得到神秘的许可后才能跳动？

第一章 欲开的花

冯一感到奇怪，自己都走这么半天了，怎么没见有火车经过，这段路面也许已废旧不用了吧？一个电影镜头忽然闪现在他的大脑中：

黄昏的暮色中，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人沿着铁轨走来，满脸的麻木，看不出是痛苦，还是高兴过度，凝重的黄色背景将整个画面衬托得十分悲壮。远方，隐隐的火车警笛声响起，青年人若无其事地横卧在铁轨中，一阵呼啸声后，铁轨的一段染成了红色。

当看这部电影时，冯一以为影片中的年轻人与世界告别的方式不够悲壮，不客气地说，简直是有点窝囊。要躺下，就应该摆成个大字，尽情舒展，干吗像个女人似的？冯一想，自己又在用顽童的思维思考问题。

现在，毕业了，有工作了，换句话说，已是大人了。大人做事就应该肩负起作为成人的责任，不能再用孩童式的义气办事，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过活。想到这些，冯一有些害怕。过一会儿后，他又找到了心理平衡，对自己说，反正还没有离校，有些非成人的举动，是可以原谅的，再说了，长大了，真能成人吗？

冯一很用心地在铁轨上摆出个大字的形状，一道刺眼的亮光贴着铁轨急速而来，“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着就要行使一次神秘的使命。冯一却本能地一滚，什么惊险都没出现。只是冯一感受到了强烈的呼啸之气，变了调的“喀嚓、喀嚓”之声和撼人的震动。

冯一站起来时，像一个喝了酒的醉汉，而刚才的事犹如一场梦，与这四年在这个城市的经历惊人地相似。明天，他要告别这座城市，要告别大学，是否可宣布这梦都已结束了呢？

回到学校，夜已深了，可冯一并无睡意。在一家小商店里，

被透支的情感

他买了两瓶啤酒，坐在学校大操场的草坪上，抬头向天空望去。今夜，天空中布满了繁星，这在C城实为罕见之景，冯一的心情因此出奇的愉快。此刻，有充足的时间让他为离别而忧郁，可他只是觉得快乐，他和天上的星星对眨着眼睛。

想起小时候奶奶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的故事，冯一觉得天解人意，用了这满天的星斗慰藉面对离别着的心灵，像是在告之曰：每个人都能很好地生活，他们就在你身边的不远处。冯一因此更加高兴了。看来，中国人将天意置于至上地位的朴素的寄托，有时真有些不可思议。

偌大的操场上就只有冯一一个人。环顾四周，冯一的心头凭空又加深了一层理解。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四年中是没有的。在过去的四年中，不论是白天脚贴着皮球在绿草上飞奔，还是夜晚三五个朋友走在操场上胡吹乱侃，唯一的感受就是这世界太窄了。

冯一感到十分怪异，平日里，总憧憬着宏大，雄伟，总在期望一种自以为是的君临境界。而当这一状态出现在眼前时，心头的感觉却是向下的，似乎希望永远是完美的。

毕业生最后的狂欢将整个操场搞得狼藉一片，以前每每遇到这种脏乱情况时，冯一总在心里暗骂：一群野兽般的东西，毕业了又能怎样，又不是上前线，太嚣张！话说回来了，一支上前线的队伍也该守纪律呀！而现在，他理解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在冯一看来，离别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知死活的疯子式，一种是“执手相看泪眼”的君子式。疯子式的离别，将悲伤尽情渲泄，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让所有情绪借助酒精的力量尽情地散发，而后带着疲惫和一片空白上路。君子式的离别，则将泪向肚子里咽，平淡地与每一位兄弟拥抱，与每一位姐妹

第一章 欲开的花

握手，平静地用忧伤混含着悲哀的目光看着对方，而后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避开他人的视线夺路而走。

当一群青年要面对离别时，青春的心性和激情会急剧膨胀，疯子式的离别方式是最适合他们的选择。因此，在最后将离校的日子里，校园外的餐馆里有人边喝酒，边流泪。校园的小树林中常有一男一女抱头痛哭，大操场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痛哭、痛饮的娱乐场所。这时，校规校纪如一纸空文，校方对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是四年才等上一回的事。

不过，在疯子式离别之外，还有一种君子式的离别方式，每年的毕业生中，也总有那么几个君子的独特方式的人的离别，比如现在的冯一。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脱离固定的背景，这句话反着说，同样有道理。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加以表达，你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就群体的规律而言，我们所见的是一般规律，即对幸福者来说，快乐是生活的主题，而对不幸者来说，悲伤是生活的主题。

从个体的角度看，我们可见到的是各个不同的世界，幸福者和不幸者都有各自的快乐或悲伤的方式。有关离别方式的推理与相对论颇为相似。

同学们都已离去，冯一却在这儿推敲有关离别的方式，想及此，他自己不觉笑了起来。

星星渐渐隐去，黑夜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将一张昏黑的大幕蒙在天空上。夏夜的风迎面而来，吹得冯一一个激凌，他站起身，向宿舍走去，犹如受伤的狼，眼中饱含着忧伤和对生的渴望。

冯一一觉睡到第二天的黄昏，洗漱了一下，背上简单的行

被透支的情感

囊，坐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一天什么东西都没吃，但他并不饿。

进火车站时，检票口处已没人了，工作人员催他快些进去，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并顺势在他的车票上用铁钳“喀嚓”一声，撕下一个口子，那空白的缺口便成了冯一通行的证明。

因上车较晚，车厢内已挤满了人，方块字经过不同口音的换算混合成了此起彼伏的吼叫或哀求。冯一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难怪人家说要想体验中国人多的感觉，最好去坐火车。身为中国人，本希望自己的同胞越多越好，毕竟人多力量大，但人越多越混乱或是越多越贫穷，在心理上就有些不大能接受。

悲天悯人有时会显得十分愚蠢，冯一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思索着重大的生命课题，可过道拥挤，走不过去作为一种“只扫一屋”的小事情摆在了他的面前，我该怎么做呢？冯一在心里问自己。

这时，一位比冯一还高、还壮的大汉走上车来，冯一像是见了救命草似的跟在大汉身后，并伸手牵了点对方的衣襟，那大汉似带球过人般地领着冯一过了几个人，却被前边的一个背篓给拦住了。大汉急了，大吼一声：

“你给我让开。”

“我给你让开，我咋个让，你龟子儿没长眼睛嗦？”一口四川音从背篓下发出。当那背篓的主人将面转向冯一和那大汉时，冯一才发现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汉子，五短身材，看上去很结实，一张过早衰老的脸上含着疲惫、焦急和气愤。

那大汉见一小个子如此之横，有些不服，正欲开口大骂，并动手欲拨开那四川汉子，冯一却在他身后扯了扯他的衣襟，意思是说“看我的”。于是大汉让开了，冯一一副文弱之像，对那四川汉子道：

第一章 欲开的花

“大叔，求你帮我办点事……”

“你过去吧，我自己都顾不过来呢。”那四川汉子不待冯一说完，赶忙应道，并侧身让出了空隙，冯一和那大汉顺利通过。

“这年头的人不怕麻烦事，就怕别人求他办事。这是我向一个老江湖学来的，我看你这般剽悍，如果再能灵活使用一定策略的话，一定事事顺利。”冯一一边向前挤一边很老练地与那大汉介绍经验。

那大汉憨憨地向他笑了笑，对他说：

“我的座位在这儿，没事可找我吹牛，你这位小兄弟满有意思的。”

冯一礼貌地回敬了一个笑，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冯一找到自己的座位时，发现一个背影很熟的姑娘坐在他的位置上，向窗外看，这时，见有人来，便转过身来。

冯一大吃一惊：“柳知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允许你坐车，就不允许我坐吗？”

“谁这么说了？我只是感到太意外了，也太巧合了，你的座位号是多少？你要去哪儿？”

“我是76号，你呢？”

“75，你是去旅游的吧？”

“别问那么多，先坐下吧，我挺喜欢这窗口的，你就坐我的位吧。”柳知诗的话中软里带硬，不容冯一不答应。

冯一心里暗骂，真是一个疯婆子，家里条件那么好不知享受，却出来瞎折腾。这沙丁鱼罐头似的火车坐完了，不变形也要瘦个样出来，这会儿还命令我呢，等下尝到滋味了，不求我才怪呢。我也真够倒霉的，碰到谁不好，偏偏与她见面了，可他嘴上却说：

“你又是来专门和我斗嘴的就好。你若是来送我的，就到此

被透支的情感

为止，多谢，多谢。”

柳知诗像是没听到似的，只是坐在那儿不动，冯一却急了：

“你快下去呀，不然火车就要开了。”

“冯一，我说你别臭美了，你以为你是谁，我来送你。告诉你吧，我是来坐车的，你别总把自己抬得太高，不然摔下来，将死得很惨。你要真不信，我的车票在这儿呢。”柳知诗有些动气了，冯一也觉得自己过分了点，不敢再多说话，只是将那车票拿到眼前看。

冯一发现自己和这张车票见过面，准确一点说，这张车票是他买的，记得排队买票那天，一位文弱的小白脸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跑过来请他帮忙，并递上一张与他相同的由学校开的离校证明信，当时，他只扫了一眼上面的名字：柳知诗，觉着十分的奇怪，天生乐于助人的脾气，并没有让他向别处想，也没有理会排队买票的规则，直到票到手时，他才明白，这位潇洒的小白脸和他将要到达的目的地相同。

现在，冯一似乎若有所悟，只是他还不清楚柳知诗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只能在心里猜测。

冯一思想恍惚地坐在柳知诗的位置上，车已在慢慢地启动，“喀嚓、喀嚓”之声又在他耳边响起了，仿佛前进的号角已被吹响。但他已无昨日的激动，他不知因为是遇见了柳知诗，精力分散了，还是因为自己用情过度，找不到感觉了。

C城在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车站在暮色之中，慢慢地模糊，车站播音员那具有平抚人们骚动不安情绪功能的声音已转移到火车上，从火车车厢的喇叭中传出：

“旅客同志们，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现在列车正驶离C城，前方到站……”

在播音员轻柔和缓的声音中，C城的夜灯幻化成闪烁的星

第一章 欲开的花

星点点，渐渐地隐去了身影。火车沿着一条小河向前行进，不久，绕过了一座小山，C城便再也看不见了。

冯一在心里默默地喊道：“别了，C城，别了，我的大学。”

当C城消失之后，冯一那颗为离别准备了太久的心突然一轻，层层倦意乘机袭上了心头。这时，冯一发现自己似乎已与生活别离了多时，与周围的人疏远已久，就连坐在他身旁的柳知诗，也已被他冷落已久。

生活对人的要求，有时与自然界本身的某些规律有相似之处；如在能量守恒定律中，世界的能量是恒定的，只有其分配方向是不稳定，是多样性，富有变化的，被一条此消彼长的定律规定着。生活中的人，一旦将精力和心思全投入到某一事件或某个人身上时，他就会疏忽对待周围的环境，忘记与自己相识的人。在旁观者看来，他也许只是一个活在白日里的梦游者。

当然，这一比方未必恰当，因为生活所容纳的精神含量不是固定的，人的潜力也并不相同，有些天才确能左右逢源，只是大多数人的身上都存在着这种大致的倾向吧。

冯一胡乱地这么想，似乎在为自己冷落了生活，冷落了他人找个借口，开脱一下自己的罪责。阿Q式的平衡心理真不可少，冯一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

这口叹气引起了柳知诗的注意。

“我说小说家（冯一曾写过小说）又在为哪位女主人翁想不开呢？”

冯一没理睬柳知诗的戏谑，虽然他刚刚还想打破僵局，呈上自己的热情。

可柳知诗有些急了，口气也软了下来：

“别这么与我斗气了好不好？好像我生来就爱与你开玩笑，就是专门与你过不去似的。”